

# 那些故去的地质队同事们

章治萍

每当清明,我总会想起一些已经去世的地质队的同事们。

具体不如为何,我工作的青海煤炭物测队有个“101”的代号。自1973年时任分队长的父亲带我走进它,至今我一直在那里学习、生活、工作、待岗、退休。这么多年下来,已经有我熟识的好几位同事故去了。每每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就想为他们写点什么,或一丝怀念,或一缕感慨,或以一首小诗祭奠他们逝去的灵魂,或以一篇小文诠释我们活着的人面对生与死的态度。

问题是总要面对他们。面对那些老去的岁月,当你在深沉中静静地回忆,你会发现许多往事就好像发生在昨天,虽然平淡无奇,但真切中的那种隽永却是弥足珍贵的,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 刘军:一位知心朋友

在“101”,刘军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代表。1979年,他没有上高中,而是选择了工作。在我印象中,他虽然与我同级,但比我大一岁,那年应该刚好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龄了,我和玩伴们一时都非常的羡慕他。

随着国情的变化,不几年,地质队员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没有文凭更成了他“前程发达”的瓶颈。于是,他在工余时间里奋发自学,先后拿到了大专、本科文凭,职位也从野外分队队员,上升为分队电测组组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与他同在队属铁合金厂上班,我在财务科做记账会计兼统计员,他先是做生产科科长,后来做上了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事业上逐步走向了“发达”。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他也一改原先相当困难的局面,娶到了妻子,并有了孩子。

1994年我从大特区回到青海,在上级机关工作的父亲告诉我刘军到海东某乡挂职锻炼去了,红花还是我父亲给他佩带上的,我听后说好啊,一二年后回来说不准能做

我们队的领导了,心里真的很是为他高兴。但不幸的是,1997年在我打工的无锡,借公差顺道来看望我的两位铁合金厂的同事猛地告诉了我关于刘军的噩讯:在某个夜里他从乡上坐车回西宁,出了车祸不幸遇难。

上中学时,刘军是我在“101”大院內的一帮非要耍好的球友之一,什么篮球、足球都玩。在铁合金厂,因我时常随出纳回二三十公里开外的队部取钱什么的,他便时常吃掉我带的午餐,自然,在夜宿厂子的那些日子,我俩也没少一起酒醉,甚至有一次酒后因什么事情闹得我俩好几天没有说话。记得最牢的是有一次我住在他与妻子离婚后的家中,那夜他睡床上,我睡沙发,聊了大半夜,都是知心的话儿。我说的最多的,自然是牧诗之苦,是牧诗之后无可奈何失去的许多东西。而他说得最多的自然是他自学成才的艰难和家庭破碎的苦恼……

想想,自那次以后,我至今再也没有那样心贴心地与谁聊过。

## 刘根南:一位科长叔叔

这是一位既严厉又慈爱的叔叔辈的同事,我在铁合金厂工作时的顶头上司——财务科科长。

刘叔曾是我父亲的手下,我父亲调出地质队后,他调到队财务科做会计。有一次,被队上派到矿院进修的我回西宁时坐的是卧铺,回来报销时他硬是不给报,说按规定我是只能坐硬座的。我做他手下的那两年间,经常发生我和出纳记的帐与他记的总账对不上,我和出纳很难找到出错的地方,而他往往不一

会儿就能找到。在工作上,时常能够领教到他严苛的态度,而在生活上,又往往能够获得他的关爱。在铁合金厂工作的后期,我成家了,他便时常有事无事地让我下西宁,而把在厂里值班的事揽给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近两年间,我亲眼看到他多次拒绝给领导报销不合规定的账,这与之前他“卡”我的事联系在一起,我真是打心眼里敬佩他啊!

2004年我回西宁时特意走访了退休在家带孙子的刘叔,那时看上去他身体硬朗的很,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年后再回西宁时,他大儿子亲自告诉我,刘叔因脑溢血走了,走得很匆忙。

我想,刘叔走得也一定很踏实,因为他是一位踏实工作的人……

## 二兵:一位邻家阿弟

二兵的大名叫王洪兵。严格地讲,他家并非我家的邻居,中间还隔了一家。

我们家在“101”住的时候,住过两个地方,时间最长的是在平房。一排平房大约能住七、八家,我和二兵家就住在同一排平房里,与他“熟”是因为他哥是我的同班同学,是大院里最铁的小伙伴。

那时小孩时兴玩玻璃球、纸元宝,我玩不过同样大我一岁的他哥,便时常通过小我一岁的他把输掉的再赢回来。他哥知道了会说:“你咋骗我弟呢?”我回道:“那你就不是骗我了?”弄得他兄弟俩哑口无言。二兵全家是东北人,说一口东北话,与他们处得时间长了,致使我现在说话总是带有那么一些东北味呢。

有一次还在上初中时,我因“眼

热”人家而拿刚收到的生平第一笔五元稿费买了鞭炮和小人书,母亲以为我偷钱,便让当时在青海做木工活的二舅追上我捆了回家,将我的衣服扒得只剩短裤又后赶出家门。我蹲在家门口,大院里的小孩们围上来看,弄得我灰头土脸,好想钻进地下去啊。是下班后回来的二兵他妈把我带进他家,拿出他兄弟俩的衣服让我穿上,并忙乎一阵子让我吃饱后跑到我家跟我母亲“开导”了半宿……

后来,二兵他哥到东北上中专去了,学完工作后进的也是一家东北的地质队,而二兵成了我同队的同事。但他不走运,他结婚不久后,地质队便全线走下坡路,许多人下岗了,他和我都是这许多下岗人员中的一位。他妻子为他生了儿子,但不久也下岗了,日子开始过得紧张起来。他曾与人合搞过水果小生意什么的,在我感觉中虽然困难,但应该是可以过得去的。不曾想,因我至今不太清楚的原因,二兵竟弑妻后自杀了。当我听说时,我真的缄默了很长时间,为其短短的一生,为其留下来的年幼的儿子,为其因他而不久便跟随而故的他的父亲——我另一位叔伯辈的同事:王叔。

自然,我的缄默,更多的是因世事的无常,而生命的价值却恰恰深蕴在这无常之中。

## 无名氏:一位疯癫的清扫工

他死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101”每天第一个起来工作的大凡就是他了,一位时疯时癫的清扫工。我不清楚他姓甚名谁,哪里人氏,只清楚地记

得每当我上学时,总会看到他在清扫大院,不管是严冬还是盛夏,他老是身穿野外用大衣,脚穿野外用大皮靴,一年又一年,我想他绝对没有洗漱过,更没有换洗过衣服。走过他身旁自然会嗅到一股浓浓的恶臭。

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而疯癫的,反正我只知道他曾经是一位正常的地质队员,一位曾经高高大大的帅气的小伙子。大人们都让我们小孩子离他远点,有时,他会发疯地追打小孩,但不知为什么又总是追不着小孩。那时他便坐在地上生气地哭,鼻涕流得满身都是。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事,我看到过他曾经在楼墙上的大字报面前发呆发痴,大字报被风吹掉了,他就赶紧拿起来赶紧把它们扫进垃圾桶。

他死的时候恰好我们放学,看到大人们将他抬进他的房间时,有人从那床上发现了一大叠钞票,那是他几乎没有动用过的好几个年头的工资。在一角,还有许多如期发给他的崭新的工作服、皮靴……

我成家之初,婚房在“101”,就在这位时疯时癫的清扫工住过的楼里,有时还真想到他,想听“101”地质队大院里已经不多的老人好好地说说他的故事。

人难免一死,伟大之死固然伟大,但平凡之死就不值得我们活着的人怀念吗?细想想,那些凡夫俗子,才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真正的主力军啊——只要他们是踏实地活过的,我想他们就不会后悔来到世界这一遭,并以此为整个人类的荣光。这样想着,就觉得我在这里讲述的这几位故去的普普通通的地质队同事,是多么的值得怀念啊。

## 牧场的早晨(外二首)

韩玉成

白额的西门塔尔  
号角般的一声嘶吼  
哈勒景牧村醒了  
金银滩草原醒了

珠姆般的女牧场主  
佩戴着第一缕朝霞的绶络  
行色匆匆  
巡梭于她河清海晏的王国

七月的晨曦里  
十万枝紫穗披肩草  
迎风而舞  
九百头西门塔尔乳牛  
迎风而歌  
两只雪白的泰迪犬嬉戏追逐

远村的炊烟  
剪辑着东边的天际线  
粉墙蓝顶的牧场  
宣示着独自的改变

## 慈悲草原

远山近水  
只是暮慢  
我需要一扇窗户  
只有空气的纱帘

纯净的透明里  
摇曳青海鸢尾的淡蓝  
油菜花只是  
挥别昨日的黄色手绢

高天的辽远  
给了青燕麦滋长的空间

低翔的云雀  
吟诵让灵魂震颤的谶言

旷野的纵深  
一朵白云弹回我的视线  
露珠  
如澄澈的天眼  
让宇宙成为微观

再远的远处是缥缈的远  
远古的砂粒和钙化的鱼  
借着鸬鹚的尖喙  
缝合被铁丝网割裂的草原

牧人的长梦  
曾在海拔的高处蹒跚  
而一朵安详的水晶晶花  
却宁静了整个夏天

## 空瓶子

卸去负重  
会走得更远  
忘却沉醉  
会更加平淡

浸于苦咸  
知微笑更甜  
置身低处  
观海天辽远

一场狂欢  
标记一个昨天  
一场漂泊  
顿悟一处彼岸

## 刘金梅诗二首

李清照

冷冷清清,孤寒的背影在寻觅,  
寻觅江南的渔舟唱晚?  
寻觅北国的雁断衡阳?  
寻觅曾经的闺情艳歌?  
一地落寞黄花  
伴冷雨黄昏、两鬓秋影!

一个羸弱的王朝  
飘摇在诗卷里,  
多少失怙的黎民,  
离散在泪光里,  
你的脚步踉跄,  
让历史也凄惶不宁!

日子过的真快,转眼间又到了中秋,天渐渐凉了。晚上站在阳台上吹着凉风看着一天变圆的月亮,忍不住就会想起四十多年来那一个个记忆幽深的中秋节……

童年的中秋很甜,有母亲蒸的大月饼,有自家院子里长的青苹果,还有城里亲戚拿来的小点心。那时候的点心很单一,只有五仁馅的,亲戚们来看我们时只给我们带五仁馅的。虽然只有那么几小块被一张纸紧紧地包着,可我们全家在中秋节的晚上围在一起分吃,照样很满足,很幸福。我们姊妹几个围在父母身边开心地吃月饼,吃苹果,吃点心,吃亲戚朋友相互交换来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甜的,整个中秋节都是甜的。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还能感觉到那一丝丝甜甜的味道。

也许就是童年的这些记忆,月饼中我唯一感兴趣的依然是五仁馅的小点心。

青年的中秋嘈杂而忙乱,除了一天天地看天空的月圆月缺,一年年地看别人的春华秋实外,整天在奋斗和努力中改变生活,实现自我。中秋竟然变的咸

满腹才情,挽不住失色的江山与  
脆弱的爱情,  
一盏水酒,怎奈秋意萧萧  
别梦沉沉!

豪情已被流亡,雅意成伤。  
只有精致的文字与精致的才思,  
在丹青里散发幽怨的清香!

苏轼

才情摇曳如花,  
怎敌恶雨腥风,霜急露冷。  
无端消磨的,  
岂是宫花路柳、楚腰潘鬓,

梦想折断,一路断羽缤纷。  
拣尽寒枝,是无处栖息的魂灵!  
举一樽水酒,是一樽汪洋的才思啊,  
微笑里漾起泪光。

风尘情怀,寂寞况味伴  
如画江山、如梦人生!  
苏子说:豪放?是诗歌自伤自怜!  
明月几时有,今夜独婵娟!  
宋朝的夜晚因为他的寂寞而璀璨。

豪气如山,弯弓如月,  
射不落命运的星斗。  
只有亲情如酒,可饮可醉!  
只有诗赋如歌,在风雨无凭的路途,  
洒落一地天籁绝唱。

## 月圆秋思

蒋应梅

咸淡淡,记忆模糊。秋收的麦香和果香也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

转眼到了中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发觉生活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打拼了几十年,结果发现还是在原地踏步,总以为在自己还年轻,儿子却已经精壮地矗立在了面前,与我谈理想和未来时毫不胆怯,完了还举着沙包一样大的拳头说:“更大的目标还在后面,这些都是小菜一碟。”儿子继承了我们乐观的生活态度,他总是很快乐地遐想着未来。

中年的好几个中秋节都是在沿线工区度过的,几乎每一次都是几个大男人坐在酒泉前喝的云三倒四,然后开始说家事,说老婆,说孩子,说一些零零碎碎的往事。中秋是全家人团圆的日子,可因为工作,或者说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留守在沿线工区,和铁路沿线上许

许多的人一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过那个寂寞无限,惆怅无限的中秋节。

沿线的中秋节过的自然是没滋没味,可月亮却美的出奇,每每酒后独自走出屋子,行走在空旷无垠的戈壁夜空下,任冷风习习地吹着,任思绪胡乱地飞扬着……迷迷糊糊中,儿子的歌声和笑声总会在耳边与风一起“呼呼”响起。

